

張拓蕪——折翼大兵飛躍希望

文化紮根、心靈重建、人文素養、弱勢關懷，曾經何時，這些議題可大可小的被重申著，但張拓蕪卻想不到，因為賣彩券，讓他頓時成了二〇〇〇年媒體的焦點，更引發了政治時局和社會面向的多元思考。

二〇〇〇年三月，因為杏林子一篇〈張拓蕪賣彩券〉，把張拓蕪推向三月間「人氣最旺」的作家，加以平面報章及電子媒介的跟進報導，出現了「國寶作家賣獎券」、「作家落難」、「作家淚」等標題，對老人安置、貧富不均等問題都再度反思深省，在各界的探訪與討論聲浪中，甚至連台北市文化局龍應台局長、新聞局趙怡局長，都親表關切慰問。

張拓蕪，本名張時雄，安徽人涇縣人，一九二八年六月生，筆名沈甸、左殘、屯墾，僅受過小學四年、私塾兩年的教育，十二歲即離家到油坊當學徒，十五歲參加抗日游擊隊，十六歲正式參加國軍，先後擔任過文書士、駕駛士、康樂士、班長、編撰官、節目組長等職，軍旅生涯長達三十一年。

張拓蕪以《代馬輪卒》系列散文譽滿文壇、曾獲國軍文藝金像獎短詩第二名、教育部金鐘獎、警總銀杯獎、被評為國內十大散文名家，一九六五年《戰鬥詩篇》獲「國軍文藝金像獎」銀像獎；一九七六年以《代馬輪卒手記》獲「文藝期刊聯誼會金筆獎暨主編獎」金筆獎；一九八六年《坎坷歲月》獲「中山文藝創作獎」；一九九三年以《我家有個渾小



(陳文發攝影)

子》獲「國家文藝獎」，並於一九九四年獲「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」。

五〇年代初期，張拓蕪因在軍中閱讀副刊，對文藝產生興趣，並以「沈甸」之名，開始創作新詩，也因此而結交了辛鬱、楚戈、司馬中原等軍中作家，還參加紀弦的現代詩社，與同好一起投稿、討論。

一九七三年三月，張拓蕪以「准尉」自軍中退伍，五個月後竟突然中風，造成左手臂、左腳完全癱瘓。但他殘而不廢，繼續與困境搏鬥，一篇篇寫成《代馬輪卒手記》，這是他第一本散文，總共出了廿八版，之後再出「代馬輪卒」散文系列的續記、餘記、補記、外記，再版了八十二版，又稱「代馬五書」（即《代馬輪卒手記》、《代馬輪卒續記》、《代馬輪卒餘記》、《代馬輪卒補記》、《代馬輪卒外記》，是一系列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一年的作品），書中主要以過去的軍營生活和鄉村經驗為主軸，為當代「大兵文學」之經典作品，更是時代的歷史見證。司馬中原在序中提到他「使用驚駭的真率自認卑微，從瑣碎平凡的角度，引領我們去體驗了一個時代。」楚戈更說：「我們這一代的大兵總算沒有白活，他們將活在文學世界裡。」

而《左殘閒話》、《坎坷歲月》、《桃花源》、《我家有個渾小子》、《勇者塑像》等後期作品，則是以中風之後的種種體驗和感觸，在病痛中寫有親情與友情的溫馨，更兼及地區文化和社會情況的反思，非但沒有屈服於殘病的折磨，反而更激勵他提起筆來，刻畫出許多感人的家鄉瑣

事、童年記趣。

現已年逾七旬的張拓蕪，患有高血壓、糖尿病，左半身行動不便，頻尿又不能久站，獨自到外謀生格外令人不捨，但是他「一根腸子通到底、事無不可對人言」的個性，從不願讓人擔心，對於生死更置之度外：「萬一當場掛了就掛了，那時那地不掛人呢？」，直言自己賣彩券是一種特殊的資格，張拓蕪說，賣彩券除了打發時間，主要是支持政府發行彩券，因為彩券是窮人的希望。杏林子是他二十多年的好友，建立起的革命情感自非一般，本以為她會以嬉笑怒罵、調侃的方式來陳述他的彩券生涯，沒想到劉俠感性的筆鋒帶向了心靈改革、文化升級的失望，不同的看待角度，讓他們有了各自的詮解。

張拓蕪形容自己是由「彩券迷」升級成為「彩券業」，那時在軍中沒錢，就幾個朋友合買，雖然半張都沒中過也無悔無怨，仍是想盡辦法繼續奮鬥、永不放棄，數十年來不但勤買愛國獎券、鑽石獎券、愛心彩券和如今的公益彩券，還買香港獎券、香港六合彩、新加坡獎券與馬來西亞獎券，只要有一張未開獎的獎券在手，就有滿滿的信心在燃燒著，並完全信服信奉那句撼人心弦的宣傳：「一券在手，希望無窮。」

賣彩券，是張拓蕪的興趣和癖好，也是他的志願，更可藉此觀察熙攘人群百態，並把希望賣給同是升斗小民、同是希望無窮的朋友們。藉著賣彩券，張拓蕪散播著希望的種子，讓這份暖溫自其手中悄悄萌芽。

二〇〇〇年，張拓蕪自言是很慚愧的

年，沒有什麼文章發表，這對期待他的讀者而言，無疑又是重重期待了。總覺得自己無法深切入微的寫出生活的感觸，加上現在流行文風的改異、青年作家的相繼投入，讓張拓蕪都不太敢再執筆了，在二〇〇〇年只有發表兩篇短文章，一篇是《聯合報》的〈彩券生涯〉；另一篇在《人間福報》，是寫剛中風的情況。

以前張拓蕪喜歡打麻將、看電影，每有老友相邀，他總是欣然赴約。現在因為出外要搭計程車的不便，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家讀書、看報，張拓蕪偏好一些老作家如張曉風、王鼎鈞的作品，中生代的廖玉蕙，以及現在年輕一輩的莫非等等，張拓蕪細細數來，都覺得他們的筆下世界自有一番天地，並且認為這些作家很了不起，一下子就可以寫出很棒的著作，也有很新的觀念和想法，而自認為還不夠豐富，尤其在青年才俊輩出的情況下，總覺得自己思緒每每在腦中迴轉了很久，卻似乎都沒什麼進步。而提到甫獲《聯合報》散文獎的莫非，張拓蕪本來就很新賞她的文彩，還以為她是老朋友詩人洛夫的女兒，後來才知是同名而已。

張拓蕪平易近人的個性、輕鬆真切的語調，透露著民間作家自然的習性，把心境和體會如實的娓娓道出，用真實質樸的筆調，口語化的自然表露，讓讀者身歷其境的體會，毫不虛矯作態，總是「文如其人」的栩栩呈現，就如在〈扶持〉中寫著「絕對忠貞又無委屈」長年扶持他的手杖，心中有著竟有著無限歉意！在慣有的反諷和詼諧的筆調，寫盡了對手杖的深摯感情，以及那淡淡的無奈。

他的散文獨樹一格，行文中有一股特別的真氣，鄭愁予說他在樸厚之中總帶著鄉土之氣息，以生活點滴做為寫作的題材，親切的呈顯出熟悉的資料，雖是自述平生，也提及許多軍中弟兄們同甘共苦的故事，刻劃出的語言就如其口，雖是質樸，卻句句深入人心，行文中總是以自我嘲諷的方式，幽默道出自我的微不足道和坎坷歷程，卻反而呈顯出其樂天知命的勇敢和力量，也看到了小人物在時代困局下的奔馳與吶喊。

近年因為文壇風氣丕變，副刊內容也走向多元化，發表文章的機會變少，八年前因故而中斷寫作，而近作《何止感激二字》在一九九八年時完成，出版二千本，卻也沒賣好，張拓蕪又自嘲的說：年輕的讀者根本不認識他，十個人有九個半都不知道他是誰了吧，可是「雖然他一生『坎坷歲月』，而如今卻是『何止感激二字』所能形容呢？」

而張拓蕪現在最想做的是，就是感謝九歌圖書公司的蔡文甫先生，因為「中山文藝創作獎」和「國家文藝獎」兩個獎項，都是蔡文甫先生替他報名的，張拓蕪根本不知道怎麼報名，而且蔡先生事先也都沒有說，是別人紛紛道喜時，張拓蕪才得知的，「這是一定要發表的一篇文章。」因為張拓蕪不太會當面說感謝，這樣的話語說來，似乎是有些肉麻了，但文章是個溫柔的緩衝地帶，可以表達的很自然，又可以藉此媒介讓大家都明白。

「對自己永遠不滿足，做事情力求要負責。」提到寫作，張拓蕪總是想的多，寫的少，隨性的表達，向來不訂目標，沒

有刻意的規劃，因為怕自己做不到，腦中計劃要寫的有很多，但寫了改了又改，現在有些連原稿都找不到了，而且張拓蕪也說，訂了計劃反而經常做不到，不如做一件算一件，才對得起自己，許願等於是對不起自己，所以不開空頭支票，也沒有特別什麼期望，一向認為做事情一定要對得起自己的張拓蕪，文章特別難產，往往還是應要求才寫，但又覺得不是很滿意，目前還是零零碎碎，中心主題大概仍是生活上輻射而來，把一些體會口語化的寫下，他還自嘲高深就寫不出來了，這是「我手寫我口」，大概預定二〇〇二年年底可以出書，寫作，就如他的人生態度：「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。」

在書中，他可以恣意的奔放，但他所要的不是同情與憐憫，而是更多的正視與尊嚴，在張拓蕪坦然無畏的快樂路上，請以肯定代替悲憐，以共勉幻化哀痛，他所散發的，是其人其文的生命光輝，並相互的發熱於四週，文壇上，真的需有這股現世的清音，不再是象牙塔或楚門國裡的自我超想，文學的世界，只是更證明了：他是活在生命裡。

七十四歲的張拓蕪，希望自己明年身體可以好一點，才能有更多好作品問世，不過他的心靈向來健康，不論環境如何，都能一笑置之，命運的波折擊不倒他對自我的認可和信賴，雖然「生活的擔子要比生命的擔子重多了」，但他卻能如實的，在生活的重量中，活出生命的質量。

張拓蕪悉知自己是《二〇〇〇年台灣文學年鑑》的特寫文學人之一時，一直笑著說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、「噯喲，

一下子之間我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。」個性直朗的張拓蕪，面對人生的冷暖起伏，總是以喜樂之心坦然承受，無損對於文學的熱愛和嚮往，但，他真的不需多說些什麼，流暢的文筆韻動，和真切的笑容，早就已代言了一切。（張瑋儀）